

关于968年长安国子监里的《佛道图文碑》

李 淞 （北京大学）

本文讨论的是作于宋乾德六年至太平兴国五年(968-980)的京兆府国子监《佛道图文碑》。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（未展出），一直未被专题研究。以此碑为线索，在唐至宋代佛道造像的关系中讨论道教及佛教造像的变化，以见出10世纪宗教艺术中某些新的因素和倾向。

一 石碑及其图像

长安的国子监在隋唐五代一直是国学最高学府，宋代沿袭其制度（在陪都西京、南京、北京亦陆续置国子监，设分司官，由朝廷执政）。北宋初期在长安的国子监出现了一块特殊的石碑：《佛道图文碑》。该碑两面共刻有五篇经文和三幅插图：正面乾德六年制（968），上部为佛教的《佛说摩利支天经》（带卷首图）、下部为道教的《黄帝阴符经》（带卷首图）。背面太平兴国五年制（980），有道教的《太上老君常清静经》（带卷首图）、《太上升玄消灾护命经》、《太上天尊说生天得道经》。分别记有施主、书者、刊刻者、绘画者姓名。

三幅卷首图的人物显示出清瘦的造型新风格。而在图像上各有特点：

1, 《常清静经》卷首图（白廷璨画）

形似菩萨的主尊太上老君，明、清人均误看作菩萨，且讥之。有意向佛像靠拢，细节：

- (1), 老君有“白毫”（第二次加白毫，第一次是北魏，隋唐及宋以后的道像均无白毫）；大胡须被弱化。
- (2), 背光外圈加火焰纹（来自五代菩萨），隋唐道像背光为莲花形或圆形；
- (3), 外披大氅（形似菩萨之披帛），道袍从双肩落下至上臂，是五代宋初女性流行的装扮（唐代妇女披帛在肩上）。至南宋成为三清像的标准样式，如大足舒成岩。
- (4), 两位真人：脸型一瘦一圆（大左小右），模仿自佛二弟子，唐代道像所未见。

(5), 加双翅的飞云：独创，外形模仿飞天。

其它细节：座前供花（元永乐宫壁画）。

与高文进984年作弥勒菩萨像（日本藏）比较：相同的构图、细节——右手持扇、白毫、坐姿手势。

2, 《摩利支天经》卷首图（李奉珪画）

女性摩利支天的“终结者”：与敦煌出土五代同题绘画相似，但人物瘦长。冠式变化：由女性的凤冠换成时尚的毗沙门式的高冠，性别模糊化，柔美向刚强转变，体现了民间对消灾的新期待。北宋后期至南宋出现完全不同的多首多臂执兵器的摩利支天（大足北山之例），由女性的天人形式变为威怖的武将形式，缘自经文的新译。两个译本比较：唐阿地瞿多译、北宋天息灾译（密教因素更显著）。

3, 《阴符经》卷首图（翟守素画）

史迹故事类型。被冷落的故事：明人说是“黄帝问道广成子像”，清人说“李筌见骊山老母”。图文比对考证：骊山老母像的两个证据：树上冒出火焰纹、扶杖老人无胡须。与文献记载比较：李筌的形象被理想化。联系：五代丘文播作《骊山老母像》。

三幅画的作者：白廷璨，史迹无载；李奉珪、翟守素，《图绘宝鉴·补遗》有“李奉珪、樊守素，俱善人物”。其“樊守素”疑应为此碑之“翟守素”。

像主：各经的像主等署名者有“前摄节度推官刘知讷、纒首樊有永、道士黄元之”等数十人。樊有永在佛、道经文后都出现，又署“助缘”，应是石碑两次刻造的总操持者。其次还有“会头”、“副会头”等人，可见是民间结社所造。

此碑的性质与目的

所选经文的特点：短小（易普及）、非核心经典。

像主：一般民众及下层官吏。

性质：国子监里的佛道碑在形式上虽然体现了三教合流，但不是核心义理的融合，而是世俗利益与行为规范层面的融合（比较：敦煌出土五代《摩利支天图》配以包括郭巨与睽子故事的“孝道”主题文字）。

目的：1，是一种民间信仰的松散集合体，旨在消灾祈福。2，借国子监传扬佛、道。3，寻找和发展三教的共同点。

二 图像志的改动与经典的重新解释

1，此碑上道教经文的三教合流倾向

重新注释道经或新编道经，内容接近佛教。晚唐杜光庭对老子身世的重新解释（参照释迦牟尼传记，如“九龙浴太子”）等。杜光庭《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注》（杜注为现存最早者）。五代至宋初陈抟的活动与融合佛道的主张。

文献画迹：从张素卿《老子过流沙图》到孙位的《三教图》、丘文播《三笑图》。

2，图像、文字、观念三者的同步变化

明清人的讥讽：老君似菩萨。老君与摩利支天都持扇（位置相同、形状近似）。

与图像志的模糊、教义的接近相一致，还有文字风格类似。后两经语气更接近佛经：“尔时元始天尊……”。天尊相当于佛的地位。

3，前后时期的联系比较

唐代道教逐步建立图像志，北宋后期至南宋完备（与佛教拉开距离），而其中的五代至宋初则模糊化。联系到略早有四川安岳圆觉洞前蜀第23窟（现在仅存的五代佛道混合石窟）天尊造像，略晚北宋前期武当山的天尊造像，特征模糊化，应是有意创造一种与佛像的视觉一致性，以体现陈抟所代表的三教合流的思潮。至北宋后期及南宋，佛道像拉开差距。据新译经，摩利支天的新形象后来流行，如大足北山。此时道教图像特征亦凸现，三清像分明，亦

全然不同于佛像。

联系：宋徽宗反对佛道像混置。

五代宋初的艺术不是唐宋之间的“插值”，有不同于唐宋主流文化之处。

是天尊还是佛、老君还是菩萨？有时会成为读图时的一个问题，有时却不是问题。或为制图者有意使二者模糊，以表达一种新时尚和观念。在用图像学的方法解读中国宗教艺术时尤其要注意这一特殊性。